

十

《长城万里图》之四

太平洋的拂晓
周而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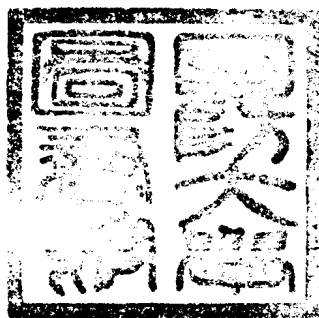




《长城万里图》之四

太平洋的拂晓

周而复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61.32/2

(京)新登字002号

封面设计：古 元

责任编辑：刘海虹 于砚章

太平洋的拂晓

Taipingyang De Fuxia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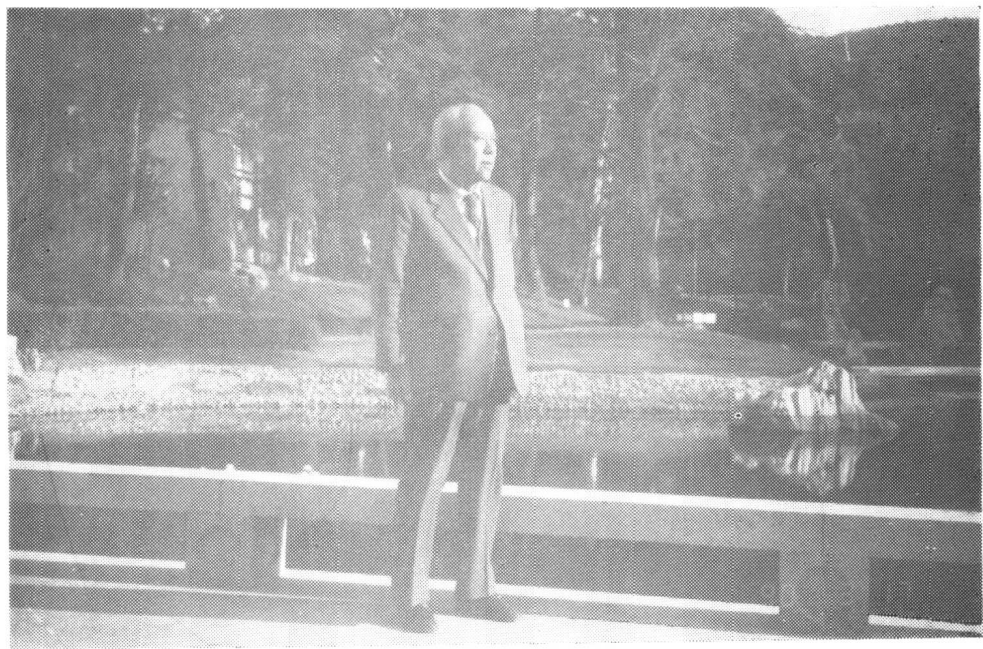
北 京 东 光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59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6\frac{3}{8}$ 插页2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02-002077-1/I·1679 定价 21.00 元



作者像

雄伟的国会大厦，立在山坡上，远远望去，好似一座白茫茫的雪山，那圆顶仿佛是雪山的顶峰，在蓝盈盈的天宇下闪闪发光。华盛顿首都的设计者、法兰西青年艺术家莱恩范特以象征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国会大厦为起点，形成一根轴线向西发展，主轴线中央的华盛顿纪念塔，在绿茵茵的芳草中间，拔地而起，直冲云霄。

一辆一九四〇年式的林肯牌小轿车开到绿茵茵的草地旁边，停了下来，宋子文跳下车子，转过身去，托着张乐怡雪白细嫩的左手，招呼她下车。她身穿着一件苹果绿的乔其纱旗袍，里面是白府绸的衬裙，好像把苹果绿旗袍染成淡绿色了。她两只凝脂似的胳膊全裸露在外边，涂着大红蔻丹的右手五指并拢，按在修剪过的淡淡的眉头上，遮住下午的阳光，仰头向华盛顿纪念塔望去，看到那方尖碑形高塔简单的轮廓和明朗的线条，有点失望，惊异地歪过头去，对矮矮胖胖的丈夫说：

“T.V.，华盛顿纪念塔名气那么大，怎么这样简单，像是一根光溜溜的大柱子。”

“你别看不起这根光溜溜的大柱子，美国可化了一百零二年的时间才建成。”

“要化这么多时间？我不信。”

“我说的是从一七八三大陆会议上正式建议到一八八五年

完全建成的时间。当然，其间也停下了很多年。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塔，高五百五十五英尺。塔的建筑非常坚固，可以承受每小时一百四十五英里，也就是二百三十二公里风速的袭击而安全无恙。整个塔的重量是九万零八百五十四吨。”宋子文对数字特别有兴趣，而且有超人的记忆力。他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对于账面上小数点以下的数都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爽。他过去参观过华盛顿纪念塔，今天是特地陪太太来游览的。他说，“这个塔外表简单明朗，给人一种诚挚、纯朴、严肃、庄重、高大的印象，象征华盛顿这位建国英雄一生朴实无华、忠心为国的高尚风格。美国人为建立这个塔而自豪，他们提出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Today，其中之一指的就是这个塔。”

“我只听说过世界七大奇观，或者叫做七大奇迹，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和埃及金字塔等等，没有听说过什么现代世界七大奇观啊。”

“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我们上去看看吧。”

张乐怡迈开步子，在碧绿的草地上轻盈地走着。她的右手挂在宋子文的左边胳膊上。宋子文一身白色法兰绒西装，与她的苹果绿旗袍和白鸡皮高跟鞋十分协调。他们走进底层大门，上了电梯。一眨眼的工夫，便到了塔顶，在一面玻璃窗口站了下来。张乐怡靠近窗口，俯身向下一看，哟，纪念塔底层周围竖着数十面美国国旗，给碧绿的草地一衬，特别鲜艳。旗子迎风招展，像是活泼多姿的少女，摇摆着苗条的腰身，载歌载舞，欢快不已。抬头一看，正对面是白茫茫一片的国会山，北边不远，有两条河流汇合，她问宋子文：

“那是什么河？”

“波托马克河与阿纳卡斯蒂亚河。你看它们是不是像两条

无穷长的柔软的巨臂，把华盛顿抱在怀里？”

“给你这么一说，倒真有点像哩。”她顺着波托马克河向西望过去，正西是肃穆庄严的林肯纪念堂，和纪念塔成一直线。望到南边，看见一个大湖，她好奇地问那个湖的名字。

“那不是湖，是潮汐内湾。”

“岸边耸立着的那个白色建筑是什么？”

“那是杰弗逊纪念亭。杰弗逊反对君主制，坚持共和制，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美国独立宣言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是著名 Renaissance Man，并且是最后一个。”

“他博学多才？”

“嗯，他是少有的博学多才的美国总统。”

张乐怡顺着塔顶上的玻璃窗口巡视了一圈，把整个首都的景色尽收眼底，可是她心里向往的那个地方却没有看到。她又走了一圈，在每个窗口前面都停下望望，还是没有找到。宋子文发觉她寻找的眼光，低声问她：

“丁丁，你找什么地方？”

丁丁是宋子文对张乐怡的爱称。她说：

“怎么看不到白宫呢？”

“你随我来，”他拉着她的手，一同走到北面的玻璃窗口，指着一片绿荫树木中隐隐约约显现的白色低层建筑，说：“那白色的房子，看到了吗？”

“看到了。”

“那就是白宫。几天前，罗斯福总统就在那儿接见我的。”

“哦。”张乐怡站在玻璃窗口，好像看到罗斯福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桌那儿和宋子文亲切交谈。她虽然没有参加接见，却仿佛也分享了一份光荣和快乐。罗斯福已答应尽力促成对中国币

制和物质的援助。她妩媚地望了宋子文一眼，小声地说，“有机会带我到白宫去看看吗？”

“机会有的是，每星期二到星期六白宫都对外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去。”

“我要跟你一道去！”她轻轻摇晃了一下他的胳膊。

“那就要等机会了。什么时候白宫有宴会，或者招待会，我带你一道去。”

“那再好也没有了……”

电梯送上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电梯又一次上来时，宋子文扶着张乐怡一同走进了电梯，到了底层。走到草地上，宋子文拭去额角的汗珠。一阵热风从南边吹来，他叹了口气：

“今年华盛顿的气候真热……”

“比过去热吗？”张乐怡鬓角的头发给风吹了起来。

“二十五年前，我在哈佛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到华盛顿住了几天，那时候没有现在热。”

“现在气候变了。”

“对，气候变了。”宋子文想起那时候到华盛顿来，谁也不知道他，白宫更没人理他。他到纽约国际银行一家公司工作，也不过是一般职员。现在他却是白宫的贵宾了。他说：“这儿真热，回旅馆去吧。”

张乐怡点点头，上了汽车。他们一走进旅馆的大门，王秘书就迎了上去，急急忙忙地向宋子文报告：

“美联社与合众社的记者，还有报馆的记者，等着采访先生，见不见他们？”

“刚回到旅馆，还没有休息，就给记者堵住，”张乐怡撇了撇嘴，说，“真讨厌！”

宋子文圆圆的面孔上和蔼的表情里隐藏着严峻。他皱着眉头，好像心事重重，其实他并不把那些记者放在心上，只是感到突如其来，有点措手不及。在纽约的时候，他曾被新闻记者包围，但他应付裕如，一番外交辞令就把记者打发走了。现在又来一批记者，不知道他们要采访什么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不要给记者突然袭击；可是记者已经等在那儿了，不好得罪——他需要美国舆论的支持。他透过那副又小又圆又亮的金边眼镜，庄重地看了王秘书一眼：

“他们要采访什么问题吗？”

“没有提出采访的问题，大家都希望今天能见到宋先生。”

“事先也没有约好，改一天见吧。”张乐怡说，“我们现在要回房间休息。”

“他们等了快一小时了，不见，好不好？”

宋子文见王秘书态度恳切地代记者们求情，便对张乐怡说：

“你回房间休息，我去应付一下。通过记者，可以做舆论界的工作。”

“那我陪你去，不能让那些记者问个没完没了……”

“他们都在咖啡厅吗？”

王秘书点点头，领宋子文到咖啡厅去了。记者们一见宋子文夫妇来了，纷纷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左一个镜头，右一个镜头，镁光灯一闪一闪的。宋子文老练地摆好姿势让记者们照了相，旋即向记者们挥了挥手，打了招呼，就在咖啡厅上首一张圆桌子上坐了下来。那些记者团团把他围住。东边记者提一个问题，西边记者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提到宋子文面前。宋子文取出派克自来水笔，在小笔记本上扼要地记下了问题，从容不迫地问记者还有什么问题。有的记者又补充了两三

个问题。宋子文把问题归纳了一下，然后有条不紊地一一答复：

“这次访问美国，我是作为蒋委员长的私人代表，和美国政府商谈双方有关问题，同时也处理一些私人事务。中国抗战，使日本人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中国坚持得相当好。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斗志仍然非常旺盛。在工业方面，我们在战争条件下，尽可能继续生产。当然我们的物力比人力更加缺乏……”

宋子文说完了，美联社的一位中年记者站了起来，提出一个问题：

“宋先生这次到华盛顿来，是不是为了谈判军事贷款？”

宋子文望了那记者一眼，见记者用笔在本子上准备记，他不卑不亢地说：

“但愿如此。”

又有不少记者站了起来，像连珠炮一样提出问题。张乐怡暗示地望了王秘书一眼。王秘书会意地站起来说：

“现在时间不早了，宋先生还有别的事，他要走了。谢谢各位。”

张乐怡挽着宋子文的胳膊，回房间去了。房间里的空调机送出一阵又一阵冷气，冷气迎面扑来，沁人心脾，他们顿时感到浑身凉爽，精神一振。张乐怡打开冰箱，给宋子文倒了一杯啤酒，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两个人喝了，心里更加舒畅。宋子文站在客厅的窗口，望见了树木葱郁的石溪公园，他忽然感到住在肖拉姆旅馆里太狭小了。他回过头去，对张乐怡说：

“丁丁，看上去，我们在华盛顿的时间要相当长哩。”

“你看出什么苗头吗？”

“正碰上美国总统大选，罗斯福能否当选连任总统，现在还说不准。”

“你不是已经见了他两次吗？”

“只是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具体问题还没有眉目哩。”

“要等到大选以后吗？”

“罗斯福现在主要精力化在竞选上。如果他不连任总统，有些事他也不好办。”

“这么说，我们要在这儿待到明年吗？”

“明年能办好，就不错了。”宋子文从石溪公园，想到需要找一幢房子，最好有个小花园，那在华盛顿就能活动开了。他说：“肖拉姆旅馆暂时住住倒还可以，长了，很不方便。”

“那倒是的。有客人来，这客厅就太小了，到楼下咖啡厅去谈话又不方便，是不是要租一幢房子？”

“确实需要一幢像样的房子，租也好，买也可以。”

“这事，我来张罗。”

“王秘书也可以帮助你联系。”宋子文指了指右边。王秘书住的房间在右边。他说，“要豪华一点，要有气派，不要寒伧。和美国高级官员往来，要舍得化钱，才能弄到贷款。”

“我知道，谁也不愿意借钱给穷鬼。”

“中国目前经济虽然十分困难，可是中国地大物博，地下蕴藏极其丰富，这一点美国政府很清楚。比如乌砂，美国需要，中国有的是。”

“为什么罗斯福总统只谈原则，不肯说出贷款的数目呢？”

“他是总统，只管大事，具体的事，交给各部门去处理。他要我找财政部长摩根索详细商谈。”

“你为什么不快点拜访摩根索呢？”

“王秘书已经和财政部联系过了，摩根索答应最近安排时间同我会晤。罗斯福总统定了原则，财政部一定办的，我们不能显

得太急，等财政部通知会晤时间比较好。”宋子文看了看他的厄尔金牌的日历手表，说，“美国人办事讲效率的，内部研究好了，才好约我会见。”

“这次妹夫对你不错，对你特别信任……”

“你是说，他给罗斯福那封信？”

“嗯。”

宋子文立时想起蒋介石给罗斯福那封信，特别是第二段：“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完全之信任……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之接触者然……”他当时看到这一段非常满意，但一想到蒋介石一直重用孔祥熙，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让他坐了三年的冷板凳，又觉得没有什么。既然让他做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理所当然地应该这么写，不这么写，他是不是当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还要考虑考虑哩。他说：

“我当他私人代表，他应该那么写。”

“最后那句话，可不寻常，‘一如与余私人之接触者然’，你代表委员长了啊！”

“现在他用着我，给他向美国贷款，他不能不这样写。”

“你要快点办出点成绩来才好。”

“成绩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性急。”宋子文从窗口那边走了回来，坐在双人沙发里，巡视起客厅来。这间客厅在这家旅馆里不算小了，可是他觉得狭小，来上五六个客人，好像就坐不下，而且只有一间客厅，遇有不同对象的客人在一起，谈话就不方便。他说，“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找一幢房子，在旅馆里没法开展工作。”

“明天就去想办法，我们使馆的人可能有不少关系，找幢房

子，料想困难不大……”

她的话还没有讲完，听到门铃发出音乐般的优雅音响。有人来了。她过去开门，走进来的是王秘书。王秘书直接向宋子文面前走去，低声说：

“这是胡大使派人送来的。胡大使要出席一个鸡尾酒会，今天不来看你了。”

“哦。”宋子文从王秘书手中接过胡适大使送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却是蒋介石的来电，来电是这样写的：

华盛顿。胡大使并转子文兄均鉴：

篠电谅达。（一）日阁近卫登台，必奉行其军阀预定政策，积极向南洋发展，不但以荷印为目标，且必向澳洲、纽西兰冒险，此于远东今后局势关系甚大，美国政府必须有所准备。……值此近卫登台，须有英美合作与美苏合作，进而以远东问题为中心，由美国主持中、美、英、苏之合作，而且有实际表示，方足以遏止敌人南进野心，而保持远东安定。请以中此意详告美政府，视其决心如何，并盼电复。中正。
巧10机渝。

宋子文看完了电报，又仔细地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他认为蒋介石对美国政策不太了解，不知道是哪位先生出的这个馊主意，希望英美合作与美苏合作，真是一厢情愿，不了解美国曾屡次声明，她在远东保持其独立的政策。现在远东形势虽然险恶，可是没有触及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她怎么肯同英国合作呢？更别说是和苏联合作，或者什么由美国主持中、美、英、苏之合作。他估计美国不会这么做的。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希望把英美拉过来，一同对付日本，增加抵抗日本的力量。能够做到，当然十分美妙，可是从美国目前的利害关系考虑，美国现在不会卷入远东的漩涡里去的。罗斯福的眼睛望着欧洲。宋子文不同意向罗

斯福提出这个目前没有可能实现的建议，那一定要碰一个软钉子，可是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并且说明“请以中此意详告美政府”。他知道蒋介石的脾气，说出口的话，不能不办。而他呢，不愿办。他喝一口冰镇啤酒，靠在沙发上享受着空调机送出来的冷气，冷静地思考，再拿起电报报头一看：“胡大使并转子文兄均鉴”，他在电报上签了 T. V. 两个英文字，退给王秘书，说：

“这事，请胡大使亲自去办。”

二

张乐怡扶着宋子文的胳膊，慢慢走到门口，那辆林肯牌小轿车已经停在门口了。宋子文上了车，关好车门，又把车门的玻璃摇下，伸出手来，向张乐怡招了招：

“拜拜，拜拜……”

“见了摩根索部长，还到别的地方去吗？”

“哪儿也不去。”

“我等你回来一同吃午饭。”

“告诉张师傅，把牛排准备好，等我回来煎，要嫩一点……”

“知道了。”

汽车缓缓开出大门，向财政部方向驶去。

张乐怡走到花园，站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抬头望着那幢假三层的楼房，在康涅狄格大街的上流社会里，这算不上是最豪华的一幢，但十分精致，典雅，幽静，宽敞，舒适。花园不小，举行七八十个人的露天鸡尾酒招待会富有余裕，特别是三面树木长得很高，像是三面高大的绿色屏风，使人有深远的感觉，增加了花园的深度。她踏着草地，走进客厅。客厅宽敞明亮，显得有些空疏。流线形的沙发和精巧的茶几摆得很合适，墙壁上却缺少装饰。要是有几幅著名画家和书法家的作品挂在墙上，那就显出中国气派来了。这次出来太匆忙，忘记带一些字画精品出来，驻美大使馆里也没有什么好的艺术品，否则也可以装饰一番，这是

美中不足的地方。她坐在沙发上，面对着花园里的树木浓荫，稍为得到一点安慰。不远还有一座游泳池，更使她心满意足。她认为宋子文买下的这幢房子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人靠衣装，马靠鞍装，房子也要靠装饰和陈设。她望着空荡荡的墙壁在想，怎样弥补这个缺憾呢？打电报给重庆，空运一些著名的字画来？这不失为一个办法，可是要化不少时间。香港家里倒是有一些，却又没有适当的人去办。她托着腮帮子出神，一时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在静寂中，忽然传来汽车丝丝声，她知道宋子文回来了。

她站起来，向门外走去。矮胖的宋子文，迈着沉重的步子，已经走进客厅。她急着问：

“同摩根索部长谈得不错吧？”

“谈得倒很融洽……”

“他知道你见了罗斯福总统了吗？”

“知道，我和罗斯福总统谈话的情形，他好像也知道。”

“他们一定通气的。摩根索部长答应贷款吗？”

“罗斯福总统已经答应了，他当然要执行……”

“答应贷款多少数目？”她眼睛里露出兴奋和喜悦的神情，打断他的话问。

“这个，他没有谈。我对他说，中国在物质方面濒于崩溃的边缘，急需得到美国援助。他表示理解，可是并不十分积极，要我找联邦贷款局局长琼斯具体谈。”

“你还要到贷款局去？”

“按照摩根索的意思，要我亲自去找琼斯。可是琼斯只是个局长，我不能低三下四去找局长贷款，降低我的身分……”

“要琼斯来找你？”

“人家是贷款局局长，不会送钱上门，一定等我去求他。”

“你不去，他不来，怎么办呢？”

“我在车子上已经想好了主意。现在有了房子，可以开展活动，过两天，我出面请客，请联邦贷款局局长琼斯，进出口银行总经理皮尔逊，还有软木塞托米……”

“软木塞托米是谁？”

“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他是罗斯福总统的亲密助手，正式名字叫科科伦，绰号叫软木塞托米，神通广大，是华盛顿的重要人物。什么事找到他，没有办不成功的。”

“那好啊，还要请什么人？”

“请这几位就差不多了，人少，谈话方便些。”

“定哪一天呢？”

“定在下星期周末晚上，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在我这儿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可是屋子里的陈设还不齐全呢！”

“缺什么？在华盛顿买好了，这儿什么都有的卖。”

“你看，这墙壁空空荡荡的，要挂点著名的中国字画就好了。”

她用涂着红艳艳蔻丹的手指着墙壁，宋子文顺着她的手指望去，惋惜地“啧”了一声：

“挂上著名的中国字画当然很好，美国人很喜欢中国字画，特别是画，最好是几百年前的古画，越古越好。”

“为什么？”

“因为美国从建国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百年以上的文物就是古董了，甚至成为国宝。美国人喜欢这一套。”

“可是现在没有古代字画。我打电话问过胡大使，他说使馆